

## 刘旦宅绘画艺术三题

孙 逊

### 一、刘旦宅绘画面面观

刘旦宅先生是当今大陆画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画家，是当代海派名家中相对最年轻的一位代表。1981年香港美术家出版社编辑、集古斋出版发行的《上海中国画院作品选集》中，只有刘海粟、林风眠、朱纪瞻、王个移、关良、陆抑非、谢稚柳、程十发、陈佩秋、陈秋草等十一位画家获得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”的崇高评价，其中最年轻的就是刘旦宅，在此前后由上海文物商店编辑出版的《海上名画》集，收集了近两百年來或定居在上海、或曾流寓过上海的名家63人，作品共121件，其中有“四任”、虚谷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王一亭、“三吴一冯”及当代刘海粟、林风眠等海派巨子的代表性作品，其入选的标准相当高，而作为其殿军的，又是刘旦宅，而且入选的作品多达三幅，与老一辈名家几乎旗鼓相当。仅此数斑，我们不难窥见刘氏在当今海上画派中的地位和声誉。

刘旦宅的绘画题材相当广泛，举凡人物故实、鸟兽虫鱼、花卉蔬果、山水树石等各个门类，几乎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而尤以人物和鸟兽为绝技。由于他曾纵览古今名迹，悉心钻研，有着深厚的传统基础和工力，加之他本人悟性甚高，善于消化吸收，因而他的画既有扎实的功底，又有自己的面目，受到画坛同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。

刘旦宅的人物画大致可分仕女画和诗人

画两大类。他的仕女画早就名闻遐迩，其中又以《红楼梦》人物画最为著名。确实，他笔下的黛玉葬花、宝钗扑蝶、湘云醉卧、宝琴立雪、平儿理妆……等等，都远远超出了前人如改琦、费丹旭的成就；即如他笔下的宝玉，也满脸稚气而无脂粉气，使人一望而知这是刘旦宅的宝玉，刘旦宅的黛玉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。此外他还画了其他大量历史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，诸如李清照、薛涛、崔莺莺、黄英、红拂等，她们虽气质不同，但都妩媚婀娜，光彩照人，使须眉浊物不觉自惭形秽。

除去仕女画，诗人画是刘旦宅人物画的另一类题材。他最爱画的诗人是屈原、李白和苏轼，这三人都属浪漫派诗人，画家从他们的诗作中吸取灵感，然后以洗炼的笔墨，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风韵气质。屈子的愤激，李白的潇洒，东坡的旷达，都在画家的生花妙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他的减笔人物画，用笔如行云流水，笔势简括飞动而富有抑扬顿挫，线的流动加上墨的晕染，使画面达到了化境的程度，画中的诗人更显得风神卓绝。如果说刘旦宅的仕女画体现了一种“芙蓉出水”之美，那么他的诗人画则表现了一种高古淡泊之美，两者都属于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。

鸟兽是刘旦宅的另一绝，无论是猫、马、犬、虎、松鼠、猴、兔、雏鸡、野兔……，凡是自然界的生命，都在他笔下得到了传神的表现。刘先生的画猫早就为世人所重，论者每以“甚富情趣”四字为其定评。

其实不只是猫，其它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例如刘旦宅笔下的马，一般有两种形态：一是静态的马，如《柳下双驹》之类，形象精致柔媚，多用线钩，颇得唐人风韵；一是动态的马，如《神骏临风》、《龙腾虎跃》等，笔势豪放粗犷，纯用墨染，凸出了马的肌肉和钢筋铁骨，比之徐悲鸿的奔马别有一番雄健之气。又如他笔下的松鼠、野兔等，工写结合，饶有情致，深得新罗、虚谷之真传。总之，他笔下的动物一个个都是那么可爱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情趣，它们是生命的美和美的生命的赞歌。

花卉、山水也是刘旦宅擅长的题材。他最喜欢的花卉是荷花，这既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有关，同时也与荷花的绰约风姿分不开。他画花卉勾勒、没骨均擅胜场，其中勾勒填彩，上追宋人；没骨一法，直逼南田。相比之下，刘旦宅的山水画画得较少，但他的山水画落笔雄健，以黑沉沉的浓厚墨韵为特色，突出了大自然的雄伟峻拔；并不拘一格，或时用“密法”，或偶用泼彩，笔法豪放奇纵。也许正因其稀少，它们更具有收藏的价值。

刘旦宅先生的绘画是如此多样全面，且各个门类又都如此精到，这在当今画坛上并不多见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并未满足已取得的成就，而总是在不懈地探寻新的变法，以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。画风的相对稳定和不断探索变法，正是一个大师级画家的重要标志。

## 二、刘旦宅的红楼人物画

《红楼梦》和绘画的结缘，至今起码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还在《红楼梦》以钞本形式在作者周围的小圈子内流传时，脂砚斋、畸笏叟等人就已萌发了欲画黛玉之心：小说第二十三回叙黛玉葬花，其上有脂砚写于乾隆己卯（1759）冬的一则批语云：“此图欲画之

心久矣，誓不遇仙笔不写，恐衰颦卿故也。”其后又有畸笏写于乾隆丁亥（1767）夏的批语云：“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（新）发，其白描美人，真神品物，甚合余意。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，且不能久留都下，未几南行矣。余至今耿耿，怅然之至，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，叹叹。”一般认为此浙省画家即为“乾隆时以白描美人著称于世”的余集，据记载嘉庆八年有他作的《舞须怜我图》。至于当时“此图”是否作成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辛亥，“程甲本”问世，其卷首就有24幅绣像，书名也全称《新绣全部绣像红楼梦》。这个本子的出现，无疑是树起《红楼梦》版本史上的一个新里程——从传抄时代进展到刊印时代，而其中的插画，更成为《红楼梦》绘画小史的第一页。此后，以“程甲本”、“程乙本”为母本的各种翻刻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它们都附有卷首或回前插图，多的达120幅乃至数百幅。

不仅连同正文一起流传的插图，《红楼梦》绘画还蔓延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。据张子秋《续都门竹枝词》云：“《红楼梦》已续完全，条幅齐纨画蔓延。试看热车窗子上，湘云犹是醉憨眠”，可见当时的北京，屏条、堂幅、纨扇、车窗上，已到处“蔓延”了红楼绘画。而改琦、费丹旭等以画红楼人物擅场的画家，亦因此名重一时，为世人所倾羨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自清代至今，又出现了不少擅长画《红楼梦》的名家，刘旦宅即为其中之翘楚者。刘旦宅所画的《红楼梦》，不仅超越了插图和“条幅齐纨”的界限，出现了画册、连环画、年画、挂历、邮票、信封、信笺等各式品种，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远较前人丰富多样，从而为《红楼梦》绘画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。

在刘旦宅现有的《红楼梦》绘画作品中，

值得着重介绍的是《石头记人物画册》、《金陵十二钗》邮票和本世纪八十年代最新校订出版的《红楼梦》插图。《石头记人物画册》由郭沫若先生题签，有图四十幅，每图都配有大陆最权威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的题诗。这本画册1979年出版，刘旦宅的绘画配上周汝昌的题诗，堪称珠连璧合，交相辉映。《金陵十二钗》邮票是当今大陆集邮者寻觅和收藏的珍品，市上高价也早已告罄。新版《红楼梦》插图也恰为二十四幅，它与二百多年前程甲本的二十四幅木刻绣像前后遥相呼应，人们不难从中窥见时代和绘画的历史性进步。

刘旦宅笔下的红楼人物，形象秀美，形神兼备，笔墨清新，富有诗意。难得是他画的宝玉，活泼可爱，混沌天真，满脸稚气而无脂粉气，把握得恰到好处。这个人物不易把握，过分阳刚则不成其为宝玉，太阴柔了又未免女儿腔；画家没有特别强调阳刚阴柔之别，只是著意表现他的混沌天真，才调情思。刘旦宅画的红楼裙钗更是百花纷呈，斗奇争妍。他一一反以往仕女画浓脂腻粉、弱姿病态的模式，开创了他自己富有时代和个性特点的艺术风格。这些红楼裙钗一方面在总体上具有开相俊俏、动态潇洒的共性，同时各人又有各人的个性：黛玉之多愁，宝钗之富丽，湘云之娇憨，凤姐之骄矜，妙玉之孤僻，晴雯之灵巧，袭人之温顺，……一个个都在画家笔下得到了传神的表现。画家的表现手法也很丰富多样，或工细，或写意，或工写结合；或干笔勾勒，或润墨渲染，线的流畅加上墨的晕染，突出了潇洒的意味，而设色的绚丽清新又加强了人物的秀美效果。难怪海外有论者认为“刘旦宅画红楼人物，大概到目前为止，尚无人能出其右”，并称赞他的《湘云眠芍》是“传统国画人物中少见的杰作”。（参见王大方著《红楼说梦·刘旦宅的红楼人物画》，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）此对刘画的评价可谓是深中肯綮。

### 三、刘旦宅的诗人画

刘旦宅先生以人物画而独步当今大陆画坛，但世人大多只知其仕女画，特别是《红楼梦》人物画，而鲜知其诗人画；殊不知后者不仅同为传统人物画的杰作，而且更代表了他最新的美学追求。

刘旦宅常画的诗人相当多，从屈原到陶渊明，从李白到杜甫再到白居易，从苏轼到陆游，……凡文学史上有个性、有成就的大诗人，都曾成为他入画的对象。其中他最爱画的要数屈原、李白和苏轼三人，这三位都是浪漫派诗人，也许由于气质的相通，刘旦宅不仅对他们画得最多，而且也最成功。

画诗人，贵在得诗人之性情气质。这就要求画家首先要熟悉和钻研诗人及其作品，只有对所画的对象有全面深刻的理解，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对象的精神，画出来的作品才有诗意和书卷气。画家自己就说过：“他绘画时常从诗歌里吸取灵感，但不是从一首诗中抽出表述内容，那样只是简单的图解；而是在对诗人一生及其全部作品作总体理解的基础上，再由某一诗中得到灵感和启迪构成画的主题。这样表现，较有立体性。如果仅仅限于图解一首诗，甚至一句诗，画就会变得单调枯燥。”事实确是如此，他画李白诗意，首先研读了大量李白的诗作，把握住了李白天马行空、不留痕迹、飘飘欲仙、潇洒空灵的个性特点，因而无论是醉酒时的李白还是蜀道中的李白，都自有他那种“诗仙”的气质，和作为“诗圣”的杜工部之沉郁恰成鲜明的对比。即如东坡，在气质上虽与李白比较接近，但由于画家对东坡的生活道路和处世哲学下过一番很深的功夫，因而他能准确地把握住东坡旷达豪放的个性特点，并以生动传神的造型恰当地表现出来。与“诗仙”李白相比，刘旦宅笔下的东坡少几分飘逸，多几分旷达；少几分浪漫，多几分豪

放，少几分傲岸，多几分诙谐；加之造型和服饰的不同，这两位同具浪漫气质的诗人呈现了各自不同的面目。如果杜撰个名词，也许可以把东坡称作“诗哲”。

不仅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气质，即使同一个诗人，在不同的诗意画中也有不同的性格侧面。因为对于艺术来说，“千人一面”固然是大忌，而“一人一面”同样是不足取。例如同是苏东坡，画家创作了诸如《东坡听雨图》、《东坡赤壁图》、《东坡庐山诗意图》、《东坡展笠图》、《东坡食荔图》……等一系列作品，东坡的气质贯穿了每一幅画稿，但每一幅画中的东坡却又有不同的性格侧面：《东坡听雨图》表现的是他的自在悠闲，《东坡赤壁图》侧重的是他的豪放旷达，《东坡庐山诗意图》突出的是他的傲岸不凡，《东坡展笠图》表现的是他的逍遥淡泊，而《东坡食荔图》则反映的是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——对于物质生活的尽情享乐和消受……这些旨在钩画一代大师苏东坡不同生活和性格侧面的绘画，无疑称得上是传统人物画艺术长廊中最有光彩的作品。它们以直观的形象意境，将苏轼仕途的失意、理想的幻灭、性格的豪放、品性的淡泊、处世的旷达，以及他在美学上对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的追求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刘旦宅笔下的李白、屈原等也无不是如此。

要把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转化为视觉形象的绘画，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意境的问题。文学作品可以具体详尽地描写对象，较少受时空的限制，但绘画只能选取其中的一瞬间和一个角度，在有限的空间中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，它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巨细无遗。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在反复研读原作的基础上，从总体上把握住诗的精髓，并以恰当的绘画语言表达出来。如刘旦宅的《太白蜀道诗意图》，原诗写“蜀道之难”非常具体：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，飞湍瀑流争喧豗，冰崖转石万壑

雷”，还有诸如“悲鸟号古木”、“子规夜啼月”、“猿猱欲度愁攀援”等很多具体描写，但要在一幅画中表现如许繁多的对象是不可能的，也是多余的；作为绘画，只要画出一种气势，使人感受到蜀道的峻、奇、深、险即可。因此画家只用数笔浓墨画出蜀山之峻险，然后凌空一架栈道，诗人李白骑马从中呼啸而过……笔墨不多，但简括而有力，把《蜀道难》的意境和诗人李白的气度表现得入骨入髓。

如同画家的其他人物画一样，刘旦宅的诗人画也是工写均擅胜场。他的偏重于工细风格的诗人画，多用山水树石作背景，精钩细描，笔触细腻，功夫极深，传统的技法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另一类是偏重于写意的诗人画，或有简单的山石作背景，或背景一片空白，其作为背景的山石多用大的块面结构泼墨而成，而人物则笔墨简炼，但却讲究笔趣墨韵，形象传神。

画诗人画除了要求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外，尤需要画家具备深厚的画外之功——这主要是指画家的文学修养。在刘旦宅的书橱案头，除了大量的画册和绘画著作，另一类有特色的藏书就是古典诗词，诸如《全唐诗》和各种选本，他都应有尽有，并时时翻阅。他对屈原、李白、苏轼熟悉的程度，决不下于一个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者。他平时也爱和这方面的专家交朋友，如已故的楚辞和唐诗专家马茂元先生、古典文学研究家和作家徐兴业先生，都曾经是他的好友。台湾的著名资深学者台静农先生生前虽未有机会和他见过面，但他们之间早已有文字交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学问的酷爱和追求。

**附记：**刘旦宅先生为我校美术系主任，1991年3月5日在台湾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，台湾电视台和各家报纸均有专题报道，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本刊特发表此文，以示庆贺。